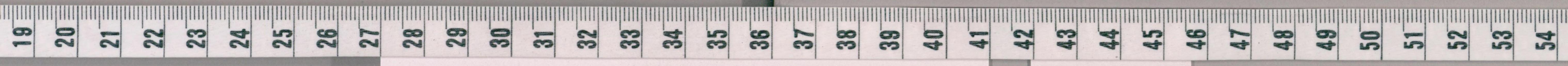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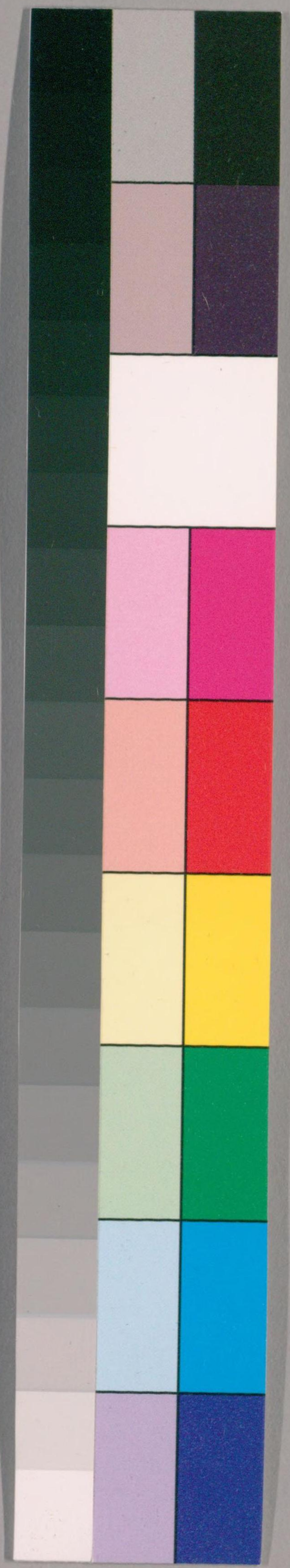


082.1  
Sy996  
W

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古經天象考卷十二

通州雷學淇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演緒

秩祀

救禳

音律

術藝

秩祀

郊祀 日月星辰風雨之祀  
寒暑四時霜雪雷電之祀

周易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書帝典曰肆類于上帝 召誥曰用牲于郊

詩小雅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大雅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周頌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時邁巡

狩告祭柴望也思文后稷配天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

古經天象考卷十二

55242





帝也

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帟重案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肆師凡師甸用牲於  
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司服掌王之吉服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樂圜鍾爲宮  
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靄鼓靄鼗孤竹之管雲

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小司寇凡禋祀五帝  
實鑊水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  
小戴記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 王制曰天子將  
出類于上帝 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 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  
天子親往 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夏于南郊 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 立秋之日天  
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 季秋之



月大饗帝 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冬于北郊 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  
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大報本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  
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  
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  
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  
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  
天也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左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僖  
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  
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傳曰魯郊非禮也  
宣公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 成公十七年公羊傳曰郊用正月上  
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  
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 哀公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  
也五卜強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  
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

淇按郊祀之見於周禮者六冬至祭昊天四時祭  
五帝也是皆謂之禋祀見於月令者三春祈穀夏  
大雩秋大享也是皆歲之常祀卽注謂一歲九祀  
者也周無仲春郊禘之禮惟每月之吉告朔於明

堂其餘大災大故巡狩出征亦有郊禮非歲事之  
常不在此數此二十一祀惟冬至爲祭天其餘皆  
祭五帝五帝惟季秋爲正祭餘皆分祭告祭也孝  
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此卽專舉正祭而言古經凡曰天曰  
昊天曰上天曰后天曰皇天曰五帝專稱也曰上  
帝曰天神曰大神統稱也旅上帝止合祭五帝大  
旅上帝則竝及昊天凡云旅與類造皆非常祀也  
夫天一而已帝有六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昊天  
主之五行之氣分王五方五帝主之以人事言猶  
天子與太岳四岳也以一身言猶心與元首四體



古經天象考卷十一 四  
也王肅謂五帝卽月令之五人帝宋儒謂昊天與五帝止是一帝義皆未允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乃理氣之自然五行之化固本於陰陽然謂五行卽陰陽不可猶之方伯分掌五岳五體共於一身謂方伯卽天子五體卽心不可也今謂陰陽之氣有專主者五行之運無分王者獨可乎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也趙汭答或問曰五行之神爲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乎古人馭王肅

等說如是然則鄭康成六帝之說乃經之明文無容訾議特感生帝靈威仰等名汨於緯候不足訓耳祈穀雩享及每月告朔皆合祭五帝四時之迎氣則分祭之惟皇天最尊歲止一祀雖旅類之禮非大災大故不敢昭告焉禮惟天子及王者之後有郊祀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不敢待以臣禮於是魯爲文王後謂之宗國比於上公而賜以郊禘之禮其郊止祈穀自冬至及孟春卜用辛日不專在啟蟄祭亦止及蒼帝不祭后天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卽此之謂此其所以異於周也三傳所言郊



禮惟穀梁氏合於魯制左氏公羊氏及雜記各得  
一端郊特牲所言周魯紊雜矣園丘泰壇止是一  
地名異實同合祀五帝皆在明堂此二者竝在南  
郊惟四時迎氣各依其方所謂兆五帝於四郊也  
祭天之禮降神在壇正祭在地所謂埽地而祭也  
王之祈穀必在立春後之辛日既祭始藉於千畝  
所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其常雩則必在孟夏  
所謂龍見而雩雩月雩之正也是月不雨則無及  
矣月令從呂覽之說謂雩在五月孔疏誤解鄭注  
謂啟蟄在二月此胥乖繆矣據尚書大傳五月命  
民雩非君之雩也

以上郊祀

書帝典曰禋于六宗

周禮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鄭注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

師雨師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

受而藏之注云司民軒轅角也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小司寇孟冬祀司民考工記云圭

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儀禮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

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



瀆於西門外禮山川邱陵於北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於春夏秋冬也

大戴禮記保傅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莫夕月

所以明有別也 朝事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

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

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小戴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疏云

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曰天子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祭法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義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

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

位

春秋莊公十八年穀梁傳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公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祀大火而

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昭公元年左傳曰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

爾雅釋天曰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逸書作雒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國語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

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周 天子

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魯 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





古經天象考卷十二  
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 楚

詩序高子曰靈星之尸

史記封禪書秦始皇并天下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廟社  
亳有靈星祠

漢高祖八年或言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

食天下於是高祖令郡縣立靈星祠 漢書郊祀志無郃字餘同

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 又引李林甫所改月

令云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

淇按六宗之說古人聚訟伏生書傳謂是天地四  
時馬融從之古尙書說謂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

三泰山河海賈逵從之歐陽及大小夏侯謂是天  
地四方中之氣揚雄李邵劉劭從之王莽孔光劉  
歆謂是乾坤之六子日月風雷山澤王肅言於魏  
明帝從之鄭康成謂祭上帝時日月已配食六宗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范甯孔穎達從之尙  
書偽孔傳王肅偽家語及偽書孔叢子從禮記祭  
法謂是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朱子及蔡傳從  
之虞喜謂是祭地之名劉昭王廉從之魏文帝謂  
六宗卽上帝通典從之張髦謂是廟之三昭三穆  
王安石從之張迪以爲六代之帝路史以爲天宗  
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黃澤以爲天之五帝及



地之大祇後無從者綜而論之皆未確也虞書曰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言  
舜既受終告於天神地示及人鬼也類上帝是昊  
天五帝望山川是五岳四瀆徧羣神是天神地示  
二禮之小祀及凡古帝古臣之在祀典者以是推  
論則諸言天帝者與上句覆諸言山澤者與下句  
覆諸言帝臣者與末句覆且人鬼不得序於地示  
之上偽書傳本於祭法似矣然祭四時雩水旱仍  
是祀上帝雩祭亦非告祭之名來方禋祀即兆於  
四郊六代之帝即昊天五帝之配月令之五人帝  
不及高辛而祭  
法謂有虞  
氏郊饗諸說惟鄭康成虞喜之言與經義近合

但康成據祭義之文不及日月而以司中司命益  
之亦非古義虞氏謂六是地數稱之曰宗劉昭謂  
禋是埋祭之名故隸釋載華嶽碑禋作堙碑云崇  
燎堙埋  
似亦確有可據矣然考之於經禋字止有精潔煙  
三義周禮言天神之祭分禋祀實柴禋燎三等其  
實皆升煙之義蓋惟天神人鬼之祀燔柴焄蒿可  
以稱禋地示之祀諸經無稱禋者未可以後世之  
單文證古經之通義也且上帝二字內已兼有地  
示地之體即五行所成其神則上為五帝類上帝  
時既通祭之豈得謂虞書之文遺祀土后中庸曰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是土后即中央之帝可





知夏后以前經無祭地之文方丘乃周之加禮不  
得以此疑古制也據此則鄭虞二說亦有難通以  
經義言之蓋六宗即周禮之日月星辰風師雨師  
周始益以司中司命耳盧植禮記注謂月令之天  
宗即六宗之神見續漢書  
入卷注此說最確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除周禮之外未聞於夏商無論虞氏風雨  
乃年歲豐歉所關既祈年於天宗豈有不及之理  
司馬彪以天宗爲日月星辰寒暑不如依周禮宗  
伯之文作日月星辰風雨也蓋六者皆以天爲宗  
有益於民生者也日即太陽月即太陰星即北斗  
五緯辰即北辰二十八宿風雨即軒轅二十八星

及室宿旁之雷電雲雨等星箕畢已列於十二辰  
不應重祀且列宿之好風好雨者不惟箕畢也周  
禮益以司中司命者司中即樞星司天之中司命  
與司祿同在文昌宮凡受命於君者穀祿司於此  
二星至周始特祭之因其所司尊大故別爲小祀  
天府之司民即軒轅星司祿即文昌星已統在司  
命風雨中故宗伯之職不列其名號靈星乃壽星  
次之角宿服虔張  
晏說同周公制禮時秋分日在氏故角  
宿且見於東南因其始見而祭之故相傳以爲周  
制古禮星辰分祀五方之星五緯統之列宿之祭  
十二辰統之其大宗則北辰北斗也猶之日爲陽



宗司暑屬焉月爲陰宗司寒屬焉雨爲潤物之宗  
霜雪屬焉風爲動物之宗雷電屬焉故謂之六宗  
但風師雨師亦五緯所屬之星宋史引天文錄謂  
風伯屬辰星雨師  
屬歲故周禮列於小祀左傳謂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說文謂祭設綿蕪  
爲營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  
此之謂也壽星乃十二辰之一名靈星卽壽星次  
之一星古祀宿星皆祭於始見故仲秋祭壽星季  
秋祭大火天子則徧祭之諸侯止祭其國之分星  
凡祭必有配食者故立尸如宋祭辰星配以闕伯  
晉祭參星配以實沈后稷配農祥逢公配虛宿皆

是秦人於二十八宿之外別祭參星南斗靈星而

配以后稷東漢以壽星爲弧南之老人與靈星分

爲二祀非古禮也

后稷宜配房所謂  
農祥也不應配角

再按祭日月之禮每歲有三禮曰祭日於壇祭月

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此春秋之分享二曜之

正祭也馬融鄭康成皆謂祭用二分之一日與堯典

寅賓戴記麻日月之義悉合蓋二至祭天地二分

祭日月因四時之正而祭於四方之中此禮之本

於易象出於自然而必不可易者也

管子書大傳  
謂祭日用孟

春盧植從之謂皆祭於立春之日魏黃初時薛靖  
謂朝日夕月用二分之朔朏王肅從之故爲家語  
五帝德篇增改禮文謂帝嚳麻日月之生朔而迎  
送之蓋不以消于睿之議爲是也至後魏泰和時



竟用薛靖禮曰孟冬之月祈來年於天宗此歲終之說非是  
之合祭也雖祭日月而所祭者不止日月也又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冬至之郊祀也雖祭日月乃從祀非正祀也此三者皆歲之常祀通典謂一歲四祭正月立春亦朝日夕月此從管伏盧氏之說而誤者其餘若覲禮所言即周官之所謂四類也左傳所言即周官之所謂祈禘也凡此皆非常祀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國語云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而後即安此謂天子於每日之朝夕禮日禮月其禮如漢武於竹宮殿下東向揖日西向揖月但

拜之而不祭也

據此則大采是皮弁服少采是元端服

諸侯則於每

月聽朔之朝夕拜之故曰諸侯朝朔其春秋二祭則諸侯並有之但祈年不及天宗亦無郊祀之配饗耳詩雨無正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國語曰先王既有天下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又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此之謂已

謂祭天之三辰及境內之山川三辰即日月分星也

再按祈年之禮即八蜡之索饗也凡天神地示人鬼物彪之中祀小祀皆索而祭之故曰八蜡天神即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之屬地示即山川公社門閭郵表畷坊庸之屬人鬼謂司嗇勾芒



祝融五祀之類物彪謂百種九扈貓虎之類月令  
郊特牲皆各舉一二端注疏八蜡之說未足據也

右日月星辰風雨之祀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仲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  
仲秋夜迎寒亦如之

大戴記夏小正傳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煮字古通暑猶曷暈暖曜  
之或從  
火也

小戴記祭法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云寒於坎暑於壇祭用少牢

月令曰仲春之日天子乃鮮羔開冰注云鮮當作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

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

春秋昭公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注云司寒元冥北方之神

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之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杜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火出而畢賦杜注云火

方謂三月四月中

淇按寒暑之祭藏冰之制皆始於夏左傳所言日

躔之宿亦夏之天象故小正傳曰夏有暑祭謂自

夏始有之也公劉居豳爲夏諸侯周公述其事曰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非此卽侯國奉行之祀典矣爾雅曰北陸

虛也西陸昴也夏禹之時二月節氣後三日日躔



入昴春分之旦詣東郊朝日於壇日中又於壇之  
相近處爲位以祭司暑此卽詩所謂四之日其蚤  
禮所謂仲春晝也既祭而開冰室薦於寢廟以告  
有備至季春朔氣日躔實沈之次昴宿旦見於東  
南於是乎始出冰穀雨後則老者疾者皆得用冰  
故小正於三月中氣後始云頒冰卽左傳火出畢  
賦之謂也杜注以西陸爲奎星謂開冰出冰竝在  
春分誤矣祭司寒者秋分之夕詣西郊祭月於坎  
祭畢而夜於坎之相近處爲位以祭司寒卽周禮  
所謂仲秋夜迎寒祭法所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  
也是爲寒暑之正祭鄭注讀相近爲禳祈云是聲

之誤謂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陳澧讀相近  
爲祖迎云是形之誤祖卽出祖之義謂春分則祖  
寒迎暑秋分則祖暑迎寒二說皆於經無證而陳  
說則月令鄭注春祭司寒之語有以啟之謂寒暑  
竝祭於二分恐非古義張橫渠於相近不改讀確  
矣蓋寒暑之祭卽日月之配享其神則元冥祝融  
故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因是人鬼之祭故周  
禮不列於天神藏冰之時亦享司寒此則因事之  
告祭歲無定期者也其餘雷電霜雪皆日月星辰  
之神所司古禮未嘗分祭故傳曰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風雨寒暑之祀



見於經傳者古禮且統於日月星辰則餘者可知  
自東周以後秦楚僭禮始有五時九歌之神八神  
入主之祀漢代踵承前弊故議禮未真耳

再按古禮迎氣兆五帝於四郊五星及五帝五臣

配享自此之外無祭四時之禮也其禮一名方祀

燔柴而不瘞牲其牲用牛各隨其方之色而不用

少牢此五者分祭於四立之辰及夏至後之二十

八日土王用事之日也在季夏月令謂之中央土合冬至之郊天即周

禮所謂以禮祀昊天上帝曲禮所謂天子祭天

地祭四方者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大旅上帝亦是祭此六帝但迎氣是分祭旅類

是合此外別立社稷以祭五土百穀之神配以句

龍農柱乃是六府中之特祀所以重民命且為諸

侯以下至於庶人通祈報之典也諸侯以下不得祭天地故置社

成湯以後祀后土后稷其迎氣之祭如前周人祀

地於北郊而以社稷為中祀其地而之大者仍於

四郊之五兆分祭之於夏至之方丘合祭之故周

禮祭地而之樂止五變祭方丘之樂則八變此即

大小之異矣諸侯止祭社稷之配大夫之置社庶人之里社止當祭其地之有功德者

若樂布石慶之社於燕齊是已

右寒暑四時霜雪雷電之祀

救禳旅上帝 日月食 星變 霜雪風雨水火 旱潦 雩

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  
 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  
 雨反風禾則盡起古尚書說以郊為郊祭鄭注云新迎  
 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  
 云陽感天不經日陽謂天子也  
 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  
 詩大雅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宗伯國  
 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大莪及執事禱祠於上下  
 神示 太卜凡旅陳龜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

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

墨子兼愛下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  
 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躬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  
 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  
 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覽順民篇  
 說與此同

淇按此上即國有大故旅祀昊天及五帝之事也  
 太祝之六祈不言旅者旅乃祈告天神地示合祭  
 之大名專以天神言之則謂之類虞書之類于上  
 帝周禮之類造上帝是也但類兼吉事之告祭旅  
 為莪事之禱祭造為告於祖之稱周人以后稷配  
 天故有事而告於皇天配以后稷謂之類造



右禱於上帝之祀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大司樂凡日月食令去樂 眡禘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一曰禘二曰象 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元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陽與月食則射太陽與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

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

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

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注云麾旌旛也五兵牙戟

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 秋大

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眚不鼓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

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昭公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

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



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哀公六年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竹書紀年帝允甲末年天有妖孽十日竝出 帝癸

二十九年三日竝出 帝辛四十八年二日竝出

楚辭天問曰羿焉殛日烏焉解羽 王逸注云淮南言堯時十日竝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

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

白虎通日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救之者謂夫人擊

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淇按周禮凡日月食皆救救之者以朱絲營社天子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則三麾三兵三鼓去南戟北楯及赤鼓黑鼓也天子鼓於社諸侯鼓於朝惟孟夏之月救日食有用幣之禮因純陽之月而陽不克暮將積聚而為災故君子尤忌之公羊傳以用牲為禮與左氏穀梁異義穀梁疏謂餘月亦不伐鼓與周禮左傳之文竝殊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即穀梁傳所謂五兵之一徐邈謂弓矢在中央者也鄭注二說義皆未確弓矢非一日所能成日月者陰陽之宗君后之象也豈可以仰射古人



古經子身考卷十一  
爲此說者蓋古之時或十日竝出或二日竝出或數月竝見漢晉後頗亦有之此非果是日月乃天之氛祲如日如月者也日月不可射而如日如月者則可射故古之帝王建置射官名之曰羿凡妖物之成象成形或有聲而不見其形者皆命射之故諸子相傳有羿射十日繳大風僂九嬰殺窳窳等事在帝嚳帝堯夏后時竝有此官周禮之庭氏卽掌其職者此事在東周已失其傳因庭氏有不見其鳥獸之文遂撰爲日烏月兔之說將射鳥獸救日月并爲一事謂羿之射日九烏解羽故屈原疑而問之諸子又互相稱述說乃愈支殊不知日

月之食絕無射日月之理救日月而射之者卽謂天有妖孽射此如日如月者耳

右日月之膏

周禮保章氏

文見上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傳曰冬有星孛於大辰

以上二條竝詳見災

異篇

二十六年左傳曰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史記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

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日可移於民景



公曰君者待民日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  
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  
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淇按周禮有禱禳之祀所禳者卽小祝所謂寧風  
旱彌裁兵遠臯疾也若大祝之彌祀社稷牧人之  
外祭毀事雞人之面禳男巫之堂贈司巫之大旱  
舞雩方相之索室毆疫書傳之洪祀六沴月令之  
九門磔攘以及魯之禳水於門鄭之禳火於郊宋  
之用馬於四墉皆是至於五星之亂行彗星之除  
惡孛星之出見此惟增修德政可弭此譴耳豈祝  
史玉帛所能消釋哉向使子產從裨竈之請鄭亦

未必不火觀於後言之不驗則前者可知晏子曰  
天道不詔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理之必  
然可信者鄭等乃數術者所未足以知此

右星之禳祀

詩大雅曰旱旣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  
下奠瘞靡神不宗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鬯人祭門用瓢齋

黨正春秋祭禘

注云祭謂雩祭水旱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族師春秋

祭酺

注云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

司巫若國大

早則帥巫而舞雩

女巫旱暵則舞雩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曰  
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  
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  
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  
以鼓衆 宣公十六年左傳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 襄公九年春宋災左傳曰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  
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緆缶備  
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  
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注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二師  
令四卿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曰子產

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  
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燧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  
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  
祈于西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哀公三年五月  
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  
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  
內以悛助所不及 昭公元年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



淇按自天子至於庶人祭祀之禮各有其等亦各有其時遇有災病則禮之所得祭者皆可以禱如水旱之大災禮云旅上帝四望又云類社稷宗廟而殷湯周宣之禱旱乃上及昊天鄭之大旱有事於桑山衛之大旱卜有事於山川見昭十六僖十九又謂雪霜風雨之不時祭日月星辰宋之火災祭四壙及盤庚又命四鄉敬享鄭之火災祭元冥回祿及西壙四方然則禮無常秩矣春秋書大水者九而在魯者八唯莊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以門爲非禮穀梁以牲爲非禮左氏謂鼓用牲皆非禮杜注因此遂謂宋之禱火用馬於四壙祀

盤庚於西門之外亦皆非禮而其實不然也考商周之禱旱祭昊天者卽周禮之大旅上帝類造上帝也侯國之禱旱及山川曜宿者卽國語所謂諸侯祭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也宋之祀盤庚者祭法所謂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也令四卿敬享四方振除卽周禮之國有大故令國人祭州長之祭祭旅師之祭酺都宗人家宗人之禱祠反命是也于四壙于西壙于門卽周禮之祭門用瓢齋也用馬用牲卽周禮牧人之祭毀事用虋校人之將有事于山川飾黃駒也凡役衆之事必以鼓節之救火有正徒郊保則救水可知不得謂



救水無鼓矣總之凡在祀典可致祭者遇災則卜其所祭無常秩也周禮大卜凡旅陳龜此之謂矣

右雪霜風雨水火旱潦之禱祀

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小戴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鄭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

達秋氣注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

禮曰仲秋九月磔禳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郊特牲

曰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謂時儺索

獻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論語曰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鄭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

儺魯讀爲獻今從古

世本曰微作禡五祀注云微殷王八世孫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卷

國語曰偏褻之衣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

韋注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淇按儺所以達陰陽之正氣而去其邪慝也凡人與物得天地流行之正氣則春生秋斂各及其時若氣有留滯人物中之必淫匿而爲災害此必然之理也陽燥之室溫氣必盛陰闇之室寒氣必盛



且室有四隅風日或不逮此窓陽伏陰之所易滯也故先王制爲儺禮以宣通而驅逐之豈必真有鬼物憑乎其間哉周禮占夢辨陰陽之氣季冬令始儺毆疫杜子春讀儺爲難問之難謂其字當作難故鄭康成注禮時書已作難見占夢注言其氣能難人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此卽儺之本義矣方相氏執戈揚盾以毆疫則擊刺進退必有其節故說文曰儺行有節也詩云佩玉之儺卽是借義儺因毆疫而制故漢儒以卻逐等義釋之其禮必磔牲而禳祭於門天子以牛諸侯以羊邑以犬家以

雞其禮或謂之禳卽儺祭之名或謂之獻則祭事之節也周禮之堂贈面禳卽毆疫旁磔之謂占夢之職謂季冬始儺則儺不止季冬可知明堂月令竝記春秋之儺此卽禮之所謂帥百隸而時儺也孔疏據鄭注謂大夫以下季冬始儺諸侯則春冬二儺惟天子有秋儺之禮未知是古義否祭名曰禳取發揚宣通氣無畱滯之義蔡邕月令章句謂儺是扶陽抑陰高誘呂氏春秋注謂儺是逐陰導陽此不如鄭注難二氣之說爲周密陰伏固爲裁陽愆亦爲害也至禮記鄭注世本宋注竝以禳爲強鬼論語集解引孔注亦有儺逐疫鬼之說此則



周衰以後禮家附會之辭非先王制讎之義經傳  
中惟左氏好言鬼自彭生甌齊伯有崇鄭楚有司  
命國殤之祭莊子達生篇謂沈有履竈有髻戶內  
有雷霆倍阿鮭蠶泆陽墨子作明鬼篇記杜伯等  
事秦人乃祀杜伯爲杜主又有九臣十四臣諸布  
諸嚴諸逐之號漢呂后時趙王如意爲崇亦立七  
巫等祠因是漢儒記禮解微之作禘五祀爲七祀  
分禘爲厲與司命二祀又分厲爲泰厲公厲族厲  
三等列於祭法謂天子諸侯大夫無不祭厲鬼者  
緯書之出從而附和之謂司命亦是鬼屬居於人  
間春秋以特豚祠社之竝非周禮禘燎之祀鄭康

成從其說於是古之祀典乃紊其尤甚者東漢之  
讎禮附會百隸之說爲振子附會逐鬼之說謂有  
十二神皆能食鬼附會狂夫之詛爲醜詆之辭此  
豈但失禮意哉

右讎禮

音律

五聲

六律

八音

樂奏

五聲

書帝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益稷帝曰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



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小戴記月令春三月其音角夏三月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三月其音商冬三月其音羽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

春秋昭公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二十一年左傳曰先王之和五聲也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中聲宮聲也五降謂自宮生徵也三類者三才也聲律各分陰陽通乎三才之道九歌

者樂之九變九成各有詩歌以爲樂章

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管子地員曰凡聽徵如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儀禮經傳通解謂以鳴下鳥在樹今按人在邑中聞鳴馬在野將起五音凡首野與羽音古韻皆合不須改讀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成角三其一爲三三其三爲九



三其九爲二十七三其二十七  
爲八十一是爲四開原注非是  
輕重戊曰慮戲氏  
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  
之

呂覽大樂曰音樂之所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  
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  
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

尚書大傳曰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史記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  
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  
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音始於宮

窮於角數始於一終以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  
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  
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  
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  
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  
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  
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 太史  
公曰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  
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古建律運麻造日度可據  
而度也合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七正二十八舍  
律麻天所以通五行入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



律書次第轉寫多就有德君子者邪後當接以律數  
生鍾分生黃鍾術三段太史公曰後當有書曰二字  
故琰璣乃在琰璣之訛從斯之謂也後當接七正二  
十八舍以下如此則情文相生次序并非前之太史  
公曰謂文帝之時宜作樂也後之太史公曰謂律麻  
皆本於天非聖人之存神莫能成其制以著其效故  
禮樂律麻天官五書相因下以武帝時

劉歆曰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

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

為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

而為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如事之緒而

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

備成如物之聚而為柳

玉海七卷載徐景安樂書引  
劉歆云云蓋即歆鍾律書自

宮下生  
之說

淇按聲音之道兆於氣寄於形傳於數而判於時  
究其義則天道之流行而人心之感發也呂覽謂  
本於太一伏傳謂天音天化即是此義蓋二氣相  
循迭為消長葭灰土炭各有徵驗八風之至時月  
無違應候尋聲罔有弗協此即本於天之大驗也  
拂之則啼泣呱呱順之則笑言啞啞喉舌唇齒音  
響既殊按竹調絃手口相應此即感於人之大驗  
也顧人聲之著見亦乘乎時之感觸而各動於天  
是本乎人者仍本乎天而數之因形以立者亦遂  
成於自然而各不相亂故今以五聲六律八音樂  
奏分著於篇各詳疏之以俟後賢論訂



五聲之序在天者以相生爲次中央宮音夏音徵  
秋音商冬音羽春音角此自中前出而左旋也在  
人者以尊卑爲次喉音宮喙音商舌音角齒音徵  
唇音羽此自中上升而平降也五者惟宮音最尊  
出於正中爲衆音之主故曰中聲又曰元音能貫  
徹四重之音而宇覆之故名曰宮凡呼此音氣由  
中出舌必居中自喉上達充滿口內而後出唇齒  
之外此所以爲聲之大宗而統領之也漢儒解宮  
謂之重取輕重義謂宮音最濁李文利律呂元聲  
取呂覽含少義謂宮音最清今按宮爲四聲之綱  
不居清濁之名猶土居中央於四方之位無不持

載而不偏不倚也且旣謂之中聲則清濁高下多  
寡無不得中豈可隨四聲之各偏一隅者判其區  
別哉蓋五音皆正聲也而宮爲正之正率商角以  
成事物徵羽爲正之變應宮商以協民功和繆二  
音則變之變者也在五音之間以濟其不逮猶五  
色之有間色矣故此獨謂之變聲知羽徵爲正之  
變者六律爲君聲則商角以律應而徵羽以呂應  
六呂爲君聲則商角以呂應而徵羽以律應故商  
角爲正之從聲徵羽爲正之變聲其聲雖變不失  
倡和應答之義故仍謂之正

見夢溪筆談

至於和繆二

音左傳雖與五聲並稱謂之七音國語謂之七律



尚書大傳謂之七始然自黃鍾下生至姑洗生應  
鍾爲變宮在南呂羽之後猶比於正故謂之和應  
鍾又生蕤賓爲變徵間入正音角羽之間不比於  
正故謂之繆見淮南子正聲可以立均故十二律各具  
五聲共六十調左傳所謂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也  
二變止可以爲役不可以立均故左傳曰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其強以立均者乃土音夷  
樂非雅頌之正聲也隋之鄭譯宋之鄭樵欲躋二  
變於正聲增爲八十四調殊乖經義至於五音相  
生之序古義皆謂宮數九九管子云三益一而  
上生徵史記云三分去一而下生徵二說不同今

按宮音既爲中聲則數必有多於九九者故管子  
言聽五聲序徵羽於宮聲之前謂徵數百有八羽  
數九十六因徵爲事羽爲物天之象物國之祀事  
更有尊於君后而爲上所敬奉者故其數反多於  
君聲猶之易卦六爻五爲君位而更有上九上六  
也周官曰文之以五聲此卽文之以禮樂之文謂  
加飾之使音之樸質不相及者而皆以相及故曰  
善歌者纍纍乎端如貫珠言字音承接轉換處以  
五聲配之使之各以相濟而不失其本音必輕圓  
渾脫潔淨齊一無佻雜沾戀之弊故一字或配以  
一聲或配以數聲音多抑揚故謂之曲此所謂聲



依永也曲而不失其正非流蕩忘返者比故謂之雅後世謂古之雅歌一字止是一聲果爾則五音皆往而不返斷而不續質直而無曲折矣何以一倡三歎而更有貫珠之喻乎徐景安樂書用呂靜集韻之例以四聲分配五音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爲角去爲徵入爲羽固未確或謂宮濁角清商少清徵羽清濁不常者亦非是四聲十二律中各有五音其出氣分類高下自殊猶之唇齒舌喉亦各有長短緩急輕重高下之殊未可專執謂某聲最清某聲最濁也夫就其數之多寡而論數少者必清而上升數多者必濁而下降然十二律各具五音每音各有十二

等其中有極高極下不能成聲者有在此律爲宮商在他律爲徵角者是長律之濁調固迥異於短律之清聲而短律之濁聲未必悉殊於長律之清調故立均雖分六十調而一律內清濁不同合十二律言之正未可謂某律之調全清或某律之調悉濁也後世不得其解而欲於語言文字之聲氣別之此其理雖通而其義各異樂律之音有不可以字音求者語言之音有不入於正聲雅樂而止爲土風夷樂者欲比而同之是雅鄭同科而中外無間矣不反以厲樂也乎

六律



書見上

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靄鼓靄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大戴禮曾子天圓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能容髮

小戴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律中大簇仲春之月律中夾



鍾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中呂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律中林鍾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律中應鍾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也由是第之三日大蕤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日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日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日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日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罇昭其大也大均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細也

呂氏春秋適音曰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太小則



志嫌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古樂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其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音律曰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一律而生五音十

一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麻之數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淮南子天文訓曰三三如九故黃鍾之數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

漢書律麻志曰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音清濁而十日行矣

後漢書律麻志曰宓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



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  
之元五音之正也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墾  
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  
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厯而候  
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  
者其灰聚

淇按紀三辰之行以乘地利是爲厯故厯法天居  
陽而治陰述風氣之正以協天和是爲律故律法  
地居陰而治陽陰陽迭相治而五聲應五行八音  
應八節十二律應十二月十二風合同而化此律

厯之所以無間也爾雅釋言曰律述也釋詁曰律  
法也常也釋器曰律謂之分言聖人制律述天地  
陰陽自然之氣其小大清濁共十二等以分應十  
二月是可守之以爲常法者也其制則初以竹繼  
以銅以竹者管律也太師掌之小師及笙師教之  
瞽矇奏之禮謂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者卽此其管古六孔見風俗通  
引樂記周八孔八孔見廣雅七音之制始於周故琴與管皆有加數皆一孔上  
出吹以發響餘則五音七音之所從出也以銅者  
鍾律也典同掌之鍾師及鐸師奏之鳧氏鑄之禮  
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  
爲之齊量者卽此樂器卽鏞罇剽棧之類謂以十  
二管律長短之數爲鍾律倍半廣長之度也鍾度之廣  
長用管數蓋古者堂上之樂以鍾立均所謂金大  
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此卽  
謂鍾律也堂下之樂以管立均所謂竽爲五聲之  
書曰下管鼗鼓禮云下管播樂器此卽謂管律也  
或謂管律非樂器無孔銅律是銅管非鍾此不然  
也十二律各具七音若非樂器之管止有高下二  
聲何以能立五均分七始乎攻金之工止云鳧氏  
爲鍾不云爲銅管典同故書作典銅以十有二聲

爲之齊量聲卽鍾聲故記又云鳧氏爲聲注疏謂  
亦未確十二聲謂上文之十二病徧檢古經絕無  
聲也齊量之使無此病斯爲正聲銅管爲律之說且管字从竹取天地自然之產以  
合陰陽之聲故鍾律之度必仍用管律之數若是  
銅管則盡出人工非中天籟與大戴禮曾子天圓  
截十二管之說亦相背鄭君禮注從劉歆班固謂  
律管用銅前鄭司農謂律用竹呂用銅此不如呂  
覽及月令章句謂管皆用竹者爲確當矣所謂旋  
相爲宮者卽立均之謂也七音具於十二律而陰  
陽各有合聲故十二律共成六合律之正聲皆可  
以立均而每律正聲五故十二律共成六十調凡



作樂以律之某調起必仍以此調止其間聲音之  
承接轉換處則各依相生之次而役其所生不役  
其從生故黃鍾之正聲不爲役此之謂立均卽爲宮之義也  
如以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  
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至蕤賓爲宮  
則以黃鍾之變律爲變徵中呂爲宮則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皆用變律矣故十二律外有六變律六  
十調中有三百六十聲每調各有五聲加以六變律之六十聲此乃  
樂中一定之倫理卽相應相生之次第也所謂文  
之以五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矣  
少失其次謂之奪倫斯爲怙濫之音不得爲雅樂

此則旋宮之大較也大司樂乃奏黃鍾六節此言  
鍾律之合聲也合聲亦旋而相應如奏大呂亦歌黃鍾特禮  
止著其六耳大司樂圜鍾爲宮三節此言管律之  
立均也天地人之祀樂之六變八變九變不同止  
各用六十調中之四調所謂爲角爲徵爲羽者謂  
以其律之角聲徵聲羽聲爲調以立均也周以木  
德王故不以商聲立均三祭之樂止於四十八調  
中各取四調其他樂之取於何調則書缺有間不  
可得詳非是周人之樂竟無商聲凡奏樂止用此  
十二調也注疏解此三節謂前四句皆旋宮法迂  
滯難通沈氏筆談謂爲角爲徵爲羽是虛名非實



說尤附會陳氏禮書謂旋者止是三宮則愈乖刺矣夫旋宮之法凡樂皆同何須獨詳於三祭且舍本宮所生之律呂強役他宮之徵角又絕無商聲其何以相旋而成奏乎五聲缺一則不能相旋亦不能成曲祭與賓嘉禮皆用樂豈有凡樂止三宮立均其餘九宮四十五調皆棄置不用者此固說之必不可信者至於律之度數言者紛紛兩晉以後大抵以三史所記者爲訟端不復推求古義此律之理與數所以淆亂今按周禮以黃鍾大呂爲二始陽左旋陰右轉以分應日躔斗建左傳以黃鍾之宮音爲中聲謂五降後不容彈外傳國語亦論中聲謂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六爲中之色故曰黃鍾管子在左氏前其書謂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故宮之數多於商角而少於徵羽此與中聲之義最合呂氏春秋十二紀分黃鍾之宮黃鍾之律爲二以十二律分屬角徵商羽四時各得三律以黃鍾之宮屬中央宮音謂是五音之本得清濁之衷與周禮左傳國語管子之說俱合又謂黃帝命伶倫取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律及十二鐘此與九九之數異制者蓋五帝不沿樂其律各殊管子所言伏羲氏之



律也故京房云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呂覽  
所言黃帝氏之律也故世本謂黃帝命伶倫作律  
書禮紀巡狩之典必曰同律度量衡律在一時尙  
有不同何況異代蓋律數之見於經傳者如此以  
此推之則十二律之音必有清於黃鍾濁於黃鍾  
者故黃鍾爲清濁之衷其制亦必有短於黃鍾長  
於黃鍾者故十二月律各分清濁而宮音獨爲中  
聲試觀古時簫簫等筵皆管類也而管之大者長  
尺圍寸見廣雅及爾雅郭注簫箎之大者長尺四寸小者亦  
尺二寸見古三禮圖筵則長者三尺餘短者二尺餘後  
世或卽以爲律音荀勗梁武帝皆嘗以笛爲律甚則筵長四尺二

寸

見周禮疏引易緯鄭注

爲五聲之長

見韓非子解老篇老子注

八音之

首

見荀子正名注

冬至吹黃鍾之律則間音以等

見樂緯

此

皆竹律之推類也則律管之長者不止九寸可知  
管子謂徵數百有八羽數九十六是尤其明證自  
漢初張蒼定律厯史記書之述管子之言而易其  
上下生之次於是古律之法一變管子自宮音上生史記自宮音  
下京房之律說續漢志載之其相生之義與史記  
同而合黃鍾之宮與黃鍾之律爲一謂黃鍾長九  
寸又推演爲六十律於是古律之法再變史記黃鍾長八寸七分一黃鍾之宮長九寸劉歆作鐘律書班固志之合伏羲  
黃帝之律爲一謂黃鍾長九寸卽黃帝所制又合



管律鍾律爲一謂律管以銅爲之陽律皆下生陰  
律皆上生於是古律之法三變史記續志淮南子  
說苑並謂應鍾上  
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獨  
劉歆班固謂蕤賓下生大呂自是而言律者紛紛  
聚訟三史之說辨其異同而卒亦莫之能  
外隋之劉焯取義國語以六十三爲黃鍾之實至  
小呂可復生黃鍾此於古義合矣然以七分爲寸  
法仍止用史記之說而少爲變通與司馬禎沈括  
謂律書以九分爲寸九寸爲尺者俱不免牽就邵  
康節曰世人所見者漢律麻耳然則漢之律說豈  
能無遺義哉劉向說苑魏徵隋書俱引呂覽含少  
之文而不釋其義至李文利作律呂元聲謂黃鍾

律長三寸九分音最清其相生之極數長九寸是  
爲蕤賓此二律當子午爲經餘十律爲緯瞿九思  
取其說而潤色之與劉歆言黃鍾最濁者相反而  
要之於中聲之義皆有未協焉且黃鍾之宮與律  
是二是一世必有能辨之者故論次其略

八音

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箛九成鳳皇來儀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鼙鼓鼓神祀以靈鼓



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  
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  
以金鐸通鼓 太師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 小師掌教鼓鼗祝故填簫管絃歌 磬師掌教擊  
磬擊編鍾 鍾師掌金奏 笙師掌教獻竽笙填簫簫  
箎篪管春牘應雅 籥章掌土鼓豳籥 考工記凡肩  
鼓必以啟蟄之日

大戴記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雉震昬傳曰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二月剝蟬傳曰以爲鼓也

國語曰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  
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

### 革木一聲

白虎通曰八音者何謂也土曰填竹曰管皮曰鼓匏  
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故此謂八音也  
法易八卦也填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  
也鍾兌音也祝故乾音也 此於八音缺匏石於八卦  
缺巽坤樂緯謂巽主立夏  
樂用笙坤主立秋樂  
用磬可補此缺文

淇按書大傳曰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言五聲  
本於天皆化焉而寄於器器有長短大小之不同  
其音亦化焉而各區以別古帝王不相沿樂其律  
與器各殊故周官三禘之鐘鼓管鼗琴瑟明堂位  
記四代之琴瑟鼓籥指擊爾雅釋樂器大小異名



凡此皆六樂之遺記者錯綜而互舉之也觀於世  
本作篇呂覽古樂之說可證知歷代各有創制矣  
土鼓葦籥乃幽樂之本於伊耆氏者此又在六樂  
之外周以豳興而豳雜戎俗故用其樂爲農時寒  
暑之祭蓋亞於雅頌而尊於夷樂也正月必雷雷  
以啟蟄故啟蟄言者爲雷鼓二月剝解以爲鼓以  
應震氣故說文以鼓爲春分之音是爲鼉鼓亦曰  
靈鼓卽李斯所謂靈鼉之鼓也禮法八面六面之  
說不足信陸子淵謂舜時八音之器八百周時五  
聲之器五百此固無稽之譚然指鼙控楬後世不  
能言其制則雅器之失傳者多矣

樂奏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

小戴禮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 樂者敦和率神而  
從天

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淇按至道如循環陰陽之氣皆不可使極陽極則  
氣散而消消則亾當其散而未消之時天必爲霜  
露以斂之而露爲五行之精液因於星月以降者



不純乎陰惟霜乃陰氣之專摯可以滌邪盪穢者  
也故秋分以後白露爲霜萬物收斂其於樂則爲  
鐘故鐘爲兌卦之音爲諸樂立均莫之敢出霜降  
則鐘山之金自鳴軍陳亦以金鑄止行也陰極則  
氣鬱而伏伏則愆當其鬱而未伏之時天必爲風  
雷以振之而風乃五行之噓息竅於山川以達者  
不純乎陽惟雷乃陽氣之專精可以散幽出滯者  
也故春分以後雷厲風行萬物舒暢其於樂則爲  
鼓故鼓爲震卦之音爲諸樂之君莫不統屬雷鳴  
地中則言鼓雷出地上則剝鱗軍陳亦必鼓行而  
前也先王之作樂取象雷聲職此之故觀國語之

論十二律皆所以宣暢陽氣使無沈伏也則律之  
始制亦因於風雷之義可知乃說者謂律止九寸  
不可過長長則聲似雷振不和於物此亦昧其本  
矣夫雷發於春分以後得中和之氣仲春之月人  
初聞雷未有不驚喜條暢以自振者故於卦象爲  
豫可知雷音至和順乎人心自合乎天理後世作  
樂患不能如雷之應時以震耳奚患乎似雷聲哉  
且聖人之作律麻皆以順天地自然之氣以調變  
之也麻之理自上下下因三光之懸象著明作爲  
麻以示其衆使人皆晝作晏息以盡力田間故麻  
法本於天主時以治地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麻



居陽而治陰者此也律之理自下上上因風雷之  
出幽陟顯作爲律以象其聲使人皆鼓舞振作各  
遂其歡心故律法本乎地主氣以應天所謂地道  
卑而上行律居陰而治陽者此也易曰殷薦之上  
帝禮曰率神以從天其此義也乎

再按六代之樂名見禮經此外則孝經緯謂伏羲  
之樂名立基神農名下謀祝融名屬續又曰伏羲  
名扶來神農名扶持樂緯謂顓頊之樂曰五莖帝  
嚳曰六英呂覽謂陰康氏始作舞葛天有八闋黃  
帝樂名咸池顓頊名承雲堯名大章周官疏謂堯  
樂本名大章因修用黃帝之樂又名大咸此之信

否無關經義可無深考也

術藝

書

數

醫

筮

天時

星氣

六書

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五曰六書

鄭注云六

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

大行人

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小戴記內則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請肄簡諒 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世本蒼頡沮誦作書

宋注云蒼頡沮誦黃帝史臣

易緯乾鑿度謂八卦卽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說文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敘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

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歪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義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 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晉書武帝紀曰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

張懷瓘書斷曰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



中多有是也

見法書要錄

淇按萬物萬事皆本於太一而文字其尤著者也  
自伏羲作畫而三之兩之六之互之錯綜引伸以  
類萬物之情凡天下之至蹟至變無不括其象於  
六十四卦黃帝祖其義故命蒼頡作書正名百物  
變卦象而從之衡之左之右之以盡其變自是而  
萬類之形狀百彙之聲音以及人事物理無不微  
者顯幽者明類聚羣分各不相亂故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焉易緯謂八卦卽古文天地等字理信不  
誣豈惟八卦六十四卦皆是也但卦畫乃文字之  
大原止可謂之象不可謂之字因字有專屬正名

而不易象是統率隱括而無窮卽如乾卦一象謂  
之天可也謂之三可也謂之氣亦可也皆象之顯  
著者也

古文氣字亦三畫

以其義引伸之則爲圓爲君爲

父爲玉爲金說卦所列尙有不能盡者豈得專以  
爲天字且三易同此六十四象而連山歸藏有游  
徒馬徒滌瞿荔欽等名可知卦象止是統率無有  
專屬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  
安得謂八卦卽古之文字乎雖然卦象自一畫而  
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文字亦自一畫  
而孳生之以至於百千萬數是其流雖異其原實  
同且形聲意事轉注假借六者之義皆出於卦象



者也又安得謂文字之作非卽八卦兆其端也哉  
夫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多象形而間有假借如  
訥果敢肉好字於六義則各有取焉漢書藝文志  
及周禮鄭注皆先象形因文先字後從其朔也說  
文首列指事者六書皆兆於一畫而一爲指事之  
文是先有一之指事而後有文之象形重其本也  
要之事形聲意四者乃六書之經轉注假借二者  
乃六書之緯後世專以形聲義三者分之而形有  
古篆分隸之異聲有古今南北之殊義有正借反  
轉之別及乎世變或造奇省畫或隨俗變音或古  
訓罔式如幽王時之省文幽爲邠汾費爲柴盼之類亦有古文本省者如

虞作欲魯作炭汲冢書之異字如費作邛邛作邛  
爲作商之類是不待秦之李斯而已有小篆矣齊人以得爲登  
來魯人以晦爲是音提月是不特楚之鳩舌而各操  
土風矣形聲歧出則古訓日乖此聖人制禮所以  
命外史達書名瞽史聽聲音凡學者於童穉時卽  
教以方名而肄簡諒也

九數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六曰九數鄭司農云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云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  
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者此漢法旁要者句股之類也

九章算經曰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交



質變易三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少廣以御積累方  
圓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  
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勾股  
以御高深遠廣九章之法各有條目文繁不備載  
劉徽算經序曰包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  
六爻之變黃帝神而明之引而伸之建麻紀協律呂  
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  
章

夏侯算經序曰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爲十  
等隸首因以著九章餘詳一卷數之始

淇按理與數皆始於乾元出於太一凡天地間理

之所在數必寓焉爲其原因也然理不可以不明  
數不可以盡任聖人之教使循理者由一上達用  
數者由一下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德一心擬之  
以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而後止故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是爲達天德者若二三其德則士也罔  
極矣至於數則由一而下之以十百千萬爲之綱  
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爲之目綱之數皆以十登  
目之數轉用不已是故十爲成數萬爲盈數由萬  
而遞增之則億兆京畧秭見於經傳壤溝澗正載  
止見算書此十者又分上中下三等則數術記遺  
之言詳矣毛詩曰萬億及秭楚語曰百姓千品萬



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毛傳謂數萬至萬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此上數也上數數窮則變應韋注云  
萬萬兆曰咳此中數也中數萬萬變之萬億曰兆  
矣說文曰數億至萬曰秭此下數也下數十變  
億十億曰兆百億曰京應劭風俗通謂京生秭秭  
千億曰垓萬億曰秭生垓垓生壤其說少失次焉此皆由一下推無有  
窮極者也是故算數之法統以九九其數之錯綜  
變化則統以九數九數居六藝之末而勾股又居  
九數之末即因其無有窮極不可殫究此大衍之  
所以虛一也九數之名禮注與漢法互異古今事  
補殘缺校其餘目且夫數之常用而寄於事物者  
頗與古術不同

莫著於度量權衡其精密入微者無過於律麻律  
數之不同上卷已畧言之矣而五度之分寸尺丈  
引五量之龠合升斗斛五衡之銖兩斤鈞石漢志  
謂皆本於黃鍾然子穀秬黍說已不同則數之因  
此而定者豈能無異况聲可為律喉嚨舌齒唇及  
皆音禮記云人長入尺布指知寸布手  
律也身可為度知尺舒肱知尋司馬法曰一舉足  
日跬兩舉足曰步又曰六尺曰步禮注曰中人之  
迹尺二寸中人之手搯圍九寸說文曰婦人之手  
長入寸粟秒絲髮皆可積以起算淮南子曰十二  
謂之咫日十二秒一分又日十髮為程一程為一分賈子  
云十髮為釐史記正義云忽一蠶口出絲也本草  
云十忽亦不必株守漢志之言而要之必皆統以  
為絲五數焉千一十百外此若度有仞墨尋常衡有錙鍔



錡鑑量有豆區釜鍾數缶庾秉數愈推則名愈滋  
而名同者實又或異書傳云入尺曰初禮注云七尺曰初小爾雅則云四尺謂之錡謂之錡六兩也說文則云錡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云或曰二十兩孟子注云二十兩為錡晉語韋注則云二十四兩左傳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陳氏皆登以五則十釜為鍾公量六斛四斗家量入斛而淮南子要略注云鍾十斛也漢書郎顛傳注又云四釜曰鍾小爾雅云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有半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則數之數與庾同十六斗也而考工記云豆實三而成穀庾實二穀則穀是一斗二升庾是二斗四升先鄭又讀豆為斗穀為斛廣雅則云鍾十日斛斛十日秉愈增多矣  
此不盡是訓詁之訛緣各代之立制不同五方之取數互異若夏尺周尺公量家量周索戎索之類巡守之禮雖比而同之而關石和鈞要亦通其變

不易其宜耳至若算數起於秒忽由一而上求之必無可舉似故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世之術數者將欲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窮無窮而極無極借根於方圓弧角以數之五綱八目加減而乘除之則九數之科有天元一法焉在疇人之治其事者誠宜殫精悉慮推驗之以佐授時之治學士大夫或明其理而不究其數或又兼取而并獲焉此亦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云

醫

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  
齊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  
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  
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  
芼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  
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  
疾冬時有漱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  
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  
動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  
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春秋昭公元年左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

微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  
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素問金匱真言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  
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  
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  
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  
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  
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肝心脾肺腎正藏皆爲陰膽胃  
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 故背爲陽陽中  
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





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陰陽應象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

熱傷腫 六節藏象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魄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



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  
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五運  
行大論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  
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  
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固之火以溫  
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游行其間

淇按天地定位人參乎中故凡五官五體四支九  
竅五藏六府十二經以及骨節孔穴脈絡無一不  
與天地相應其氣與運或邪或正或順或逆或不  
或疾亦無時不與天地相通凡有形象理數可推  
者素問及靈樞言之詳矣綜其要則不外乎陰陽

五行之常變五行皆根於陰陽推而放之可千可  
萬而究其始則陽又根乎陰故人身以陽氣爲主  
四藏以心火爲君而真火則出於腎水隱寓於命  
門之中而不在藏府十二經之數此猶天地之有  
大始象緯之有北辰所謂道之元牝也然則天七  
所成之地火必資地六所成之天水以涵育之此  
卽五六制文之義受中以生之理歸藏之所以爲  
易坎離之所以正位南北矣可知守身之道雖儒  
者不外存養慎起居節飲食澹泊以明志甯靜以  
致遠雖有无妄之疾可勿藥也否則天食人以五  
氣地食人以五味氣味不能皆平和而人之五志



又各有偏倚於是或由外感或以內傷百病錯生不能不就醫而求藥矣雖然醫之道豈易言哉夫不知運氣者不可以爲醫然司天在泉南政北政之說豈域中之民一時皆同病乎不知地脈者不可以爲醫然秦漢以後河徙漚枯豈十二經之肺與三焦其見脈於手太陰少陽者亦能變而相應乎且十二經者素問配以臆中靈樞配以心包周禮則止云九藏臆中卽心包歟抑此與膽三焦皆無有變動歟靈樞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經在臆中心包之下卽胸膈腹之大絡也而陳言二因方用蘇子所傳單驤徐遁說謂三焦有

形膜如手大在命門右腎下王好古又謂包絡亦稱三焦是藏府經絡之說且聚訟其何以察脈十二經之外手足各三陰三陽又有八奇脈任督術帶二躡三維三部九候皆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南齊褚氏謂心肺在上兩寸候之肝腎在下兩尺候之脾在中關候之此正位也而難經謂膽邪于小腸心脈微急脈經謂大小腸無脈或脈實俱候於關前之寸口故脈訣及人鏡經謂大小腸之見脈在左右寸又謂心包絡及三焦候在右尺此與內經之義相左者此言其絡也如上焦心包俱在膈上其絡亦連在腎旁而醫者



或紛擾之其何以治病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五  
名共分三品與天之度數人之穴絡皆相應自陶  
宏景之別錄至李東壁之綱目增至一千八百八  
十餘種而自古名醫入用者不過三百醫能深究  
乎此亦足矣而根苗皮肉之辨煨炒洗浸之殊或  
又聽之市肆真偽莫分此亦危乎其危者矣周官  
謂醫之治人十失四爲下鄭注云五則半矣或不  
治自愈此非卽古諺所謂有病不治恒得中醫者  
乎雖然醫之道實與天地通而地道仍卽天道故  
五味入口或常閉此地之靜也五氣入鼻無間晝  
夜呼吸常通卽天之運也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

肝此之謂宗氣其氣之清者濁者又分爲營衛二  
隧以和變藏府旁貫脈絡而味之入腸胃者又以  
其糟粕津液養此氣而輔佐之故三隧各遂百疾  
不生此身心所以常泰也稍有停滯變爲咎病此  
亦如天地之有災異焉或修德以禳之則補劑是  
也或修和以解之則平劑是也或修救以復之則  
攻劑散劑是也世之爲醫者誠識此道而各適其  
宜則醫乃生人所繫命亦變理陰陽之一事又安  
得以爲術藝而謂非仁人孝子之所宜究心者哉  
再按五運已附見宿星考及天正圖所謂六氣者  
謂五運共分初氣二氣三氣四氣五氣終氣也與



左傳之陰陽晦明風雨五運篇之燥暑風濕寒火  
各異而皆謂之六氣焉以理推之是二是一六氣  
皆有邪正過與不及則爲災故中於人身而淫爲  
六疾此所謂外感也周禮以食醫先疾醫失其宜  
則疾應之故諺曰病從口入左傳謂晉侯之疾爲  
蠱溺於女而精血枯雖生止尸居耳此所謂內傷  
也節此二者使呼吸常得其平卽卻病之大法已  
筮

易蒙象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繫辭曰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

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  
天兩地而倚數鄭注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乃參之以天  
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  
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  
吉凶之審也 朱注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  
一奇故參天而爲奇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  
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  
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  
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



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日至七日雨八曰廖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上春相簪凡國事共簪

世本日巫咸始作簪

白虎通引三正記曰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疏曰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古史考曰伏羲氏作卦始有筮

淇按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其占不同設有疑而不能決則大卜以龜之八命參考而贊定之卜法可以贊成筮法故八命亦謂之八筮此即左傳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之義非是九筮之外別有八等筮法也古史考謂筮法始於伏羲即本之說卦干氏易注說與譙氏同揲著之法古亦聚訟因解歸奇於扚三句互異也其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四營則大抵皆同張子橫渠以奇為所掛之一扚為



所揲之餘每成一爻而後掛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以象閏至閏皆間兩歲郭氏雍從之。而以禮記祭用數之仞爲證與朱子辨難謂以指間爲扞者非是。此則張子之說較本義似尤確實。緣所揲之餘或一二三四不定。易以天數爲奇二與四不得亦稱奇也。仞與扞字形雖殊而考工記之防亦作餘數解。是三字義皆相通。餘於人者爲仞。餘於地者爲防。餘於手者爲扞也。二說雖異其揲法則同。朱子謂二變三變亦掛一歸奇是每變皆用四營之法。凡十二營而一爻三十六營而小成七十二營而得六爻之卦。此亦卽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之象矣。至於大衍之數本義謂出於河圖中宮之五十。乾坤之策數本義謂出於河圖四象之老少。將大衍之所以五十。陽爻之所以三十六。策陰爻之所以二十四。策皆能決其原委。此則朱子之說勝古注遠矣。三人占卽儀禮之旅占也。箕子陳洪範時不應卽有三易名目。且古法無三易竝占之說也。

天時

周官太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

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虛孤之屬也。





尉繚子天官曰梁惠王問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謂天官時日陰陽背向也人事而已矣  
韓非子飾邪曰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向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大河殷槍歲星數年在西也又非天軼弧逆刑星熒惑奎台數年在東也  
史記日者傳曰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曰某日可娶妻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麻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淇按五行之宜忌皆決於星宿方向而以支干爲占候之主物類之生克皆出於性情制化而以方術爲神道之教此本陰陽幽秘之理非神而明者不能洞悉其幾且非人事之常經生民之日用也是故聖人立教止以德行道藝爲之主而藝止禮樂射御書數爲之目此外惟卜筮醫祝雩儺之事官有常職歲有常典至若嘉草之攻毒蠱莽草之熏蠹物蜃灰之除狸蟲牡鞠之去鼃鼃此皆去民之害而不得不著於方策者也砮蒺壺涿庭氏之制天鳥水蟲而竝殺其神此則近於幻術而不可以理推所謂假神道以設教者矣吾謂太史之抱



古經天象考卷十一  
天時義亦類此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謂之大師則民命之屬於此者至衆也聖人之心不欲一夫失所而况以至衆之民蹈凶危之事使無以去其懼心作其勇氣是將驅無辜之民而就於殲滅矣聖人之用兵豈肯出此是故軍禮之制必命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所以察衆心之勇怯以制進退也又命太史抱天時以決攻取所以去衆心之疑懼以求必勝也蓋衆心不一其知義者曰以至仁而伐凶暴何攻不克其未知義者曰吾師已得天時之勝算何戰不勝是故太師必與太史同車使三軍屬耳目焉此卽禮經所以載天時之故矣雖

然非以術愚民也假神道之教以保全民命而措危於安且可預知陰晴風雨之期而籌畫之是天時實亦有不可不講者豈專以孤虛建除爲制勝之上策哉不然武王犯太歲而東伐我往彼亡又何以絕無猜忌觀尉繚韓非等說可知天道遠人道邇數術占候之說止可以輔權變不可以爲經常欲專恃乎此則未有不敗者也

星氣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詩衛風曰朝濟於西崇朝其雨 曹風曰薈兮蔚兮南

山朝濟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保章氏掌天星

眡祲掌十輝之法 以上二官文  
詳占驗篇

小戴禮祭法謂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 鄭注  
謂司

命主督察三命乃小神居  
人間司察小過主譴告者

春秋僖公五年左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為備故也 杜注云日官掌其職  
主察妖祥逆為之備 二十年二月己丑日

南至梓慎望氛

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世本日黃帝命車區占星氣

史記天官書有占日暈望雲氣候歲美惡決八方風

占七日雨諸法漢書天文志同

洪按星者三垣經緯氣者風雲氛祲也占星候氣

經有明文東漢以後始有太乙三命演禽風角之

術太乙下行九宮出易緯乾鑿度命有三科出孝

經援神契東漢重緯故鄭康成禮注引其說謂司

命乃小神非星名詩箋釋我辰安在亦謂辰是六

物之吉凶然則以支干星辰推知三命者實始於

此吳萊謂出於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此寄託之偽

說也但古用六物而唐時李虛中止用年月日貞

元初李弼乾又於七政外加四餘是古今用術亦

不同矣太乙乃北辰之靈曜此星中之最尊者九





宮卽北斗九星故唐會要列九宮之星名王昶素  
問注謂卽北斗之稱號所謂太乙行九宮者卽鶡  
冠子柄以臨斗淮南子紫宮執斗左旋之義也蓋  
天之衆曜以斗爲綱北辰居其所而運以神以斗  
爲用也司命與司祿二星皆在文昌宮周禮於獻  
民數之時與軒轅星竝祭之風師兩師司民皆軒轅之星名故後  
世謂之祿命祭法篇乃漢之陋儒附會漢制增損  
國語之文而爲之者七祀之說不足據禽星亦出  
於斗運其法起虛日鼠與太乙六壬遁甲皆以水  
爲義虛在子半而冬至乃唐堯時人統初建之象  
其時人星值世此其法之所以託始也風角乃後

世捷便法猶古筮以蓍後代以錢或隨舉一二物  
一二字皆可以爲占也風之來有方有時有象故  
倉卒之際皆可以占其吉凶止須用法熟耳豈真  
有詭秘之授哉史記決八風之法謂候以歲始正  
月之旦或冬至日或臘明日或立春日風從南方  
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爲卽平秩南訛  
之說故孟康云爲成也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又日且至食爲麥  
食至日昃爲稷昃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  
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  
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



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  
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  
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又曰正月  
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注文  
解此多訛舛附會大抵十二月之風來本方者爲  
正起對方者多忌時過<sub>下</sub>主者晚收未及時而至  
者非善也當其時之說  
今不可考  
再按數術之學每難憑據星氣之說尤多失傳故  
予述天象考弗爲深究因其非古經之通義也如  
春秋書地震者五國語謂陽伏而不能出陰遯而  
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震陰也此

理之可憑者也晏子則云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

其動

漢書天文志作  
維星散句星信

又曰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地其動

淮南子作句星在房心之間  
漢書作辰星在房心之間

班馬二史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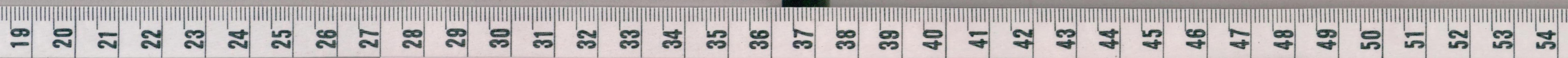
屢言之逮後漢張平子遂作候風地動儀用之而  
果效似地震亦出於天象竟有術可推者故魏書  
信都芳有地動圖唐書謂隋人臨孝恭有地動銅  
儀經一卷今皆失傳予每求之於理渺不可得若  
謂陽失其所而象見於天何以竟可先覺若謂星  
氣之變皆有定數何以經無明徵虞荔鼎錄謂平  
子有地動圖記之於鼎沈於西鄂水中殆皆僞說  
不足信矣使果有此淪波復出可因以詔救政訪





古經天象考卷十二終

敘事焉亦豈非變理寅亮者拯民之仁術哉





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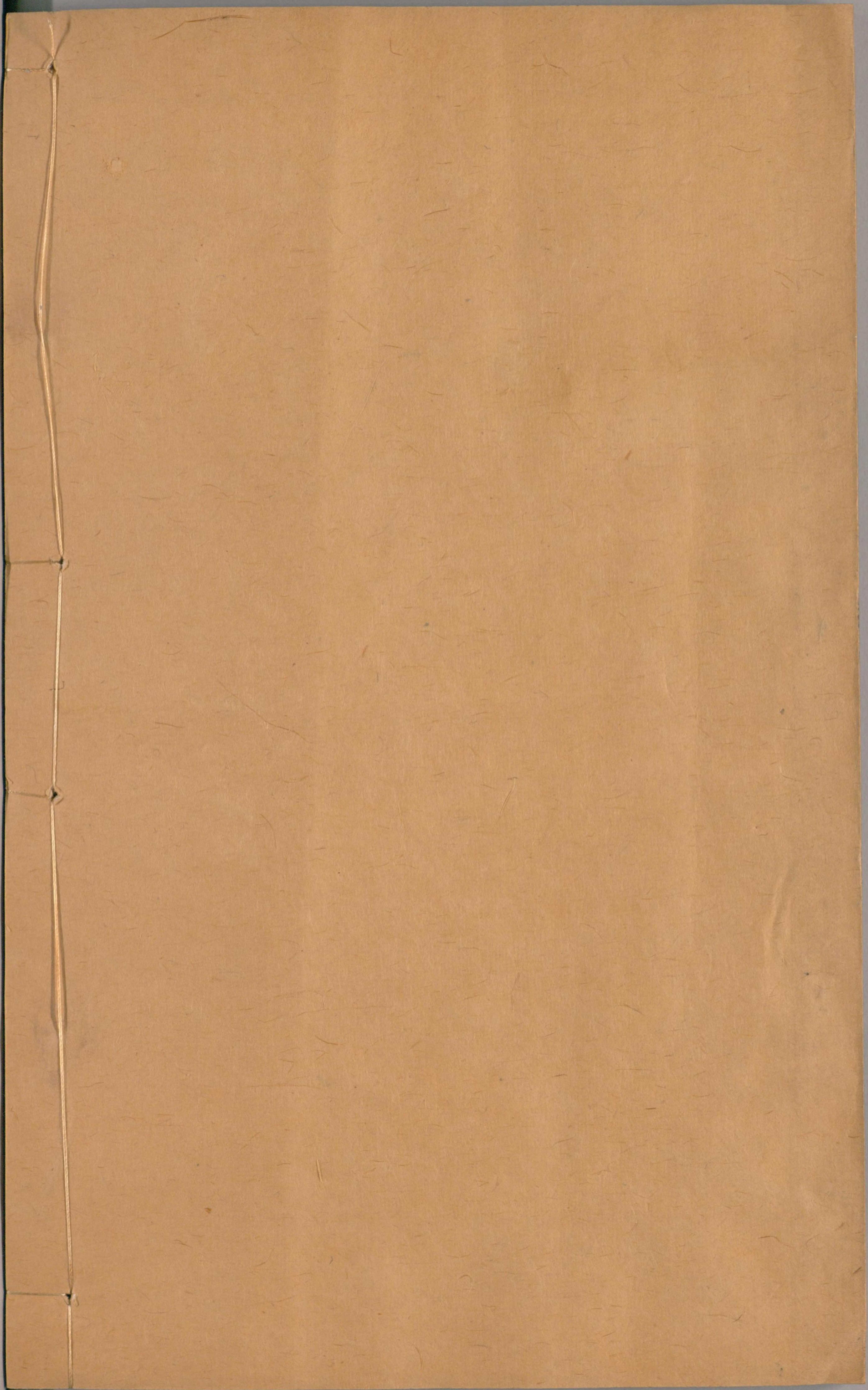
NO. 347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